

第五回 因途窮幸逢良友 羈旅店喜遇佳音

詩曰：

飄泊淮揚道，天涯若比鄰。
分金征友誼，流水解琴聲。
歧路今多泣，青銀舊有名。
人生感義氣，寧復戀華榮。

話說聞生失了盤費，回去不得，與店主人爭鬧。正在進退無門之際，只見燕喜道：“王楚蘭相公走過來了！”聞生走出店來一看，果然是王楚蘭，便叫道：“楚蘭兄何往！”王楚蘭回頭一看，見是聞生，連忙回來作揖。就在店中坐下，王楚蘭問道：“吾兄何故在此！小弟聞兄失意之後，次日即到尊府奉候，說兄絕早出門，尚未曾歸。次日又去，說兄不知何往，老伯十分著急。又過了數日，聽見令母舅處有人到，說兄到令母舅處去。為何卻在此間？”聞生道：“一言難盡！小弟原要到家母舅處，因在呂城遇著老僕，說家母舅已前兩日起身，小弟真赴到此處，又杳無影響，如今敢不知過去，也不知尚未曾到。幸遇仁兄，卻不知到此何幹？”王楚蘭道：“小弟因沒有科舉，在家納悶不過，向有小舖在此，來清理一番。適纔走過，聽見是兄聲音，不料兄在此。卻為何與店主人爭嚷？”聞生就把失去盤費之事，告訴一遍。王楚蘭就叫店主人分咐道：“這聞相公是南京胡老爺的外甥，胡老爺就到，所以在此等他。你就不偷銀子，也不該如此放肆！況且門又不開，拜匣又是好的，這銀子不是你偷，此何處去了？你若不還，我就處你。”店主人見了王楚蘭，有些著忙，指天立誓，又叩頭陪禮。二人只得罷了。

王楚蘭就請聞生到自己寓中，備酒對飲。王楚蘭道：“兄曉得考壞之故乎？”聞生道：“並不知道。”王楚蘭道：“自兄行後，富子周去見趙太尊，求他對宗師講。宗師回他說：‘此生之文原不該考壞，因有顯官見托，不得不然。我憐此生之才，故尚留他一線。’小弟細細打聽，纔知方古庵托錢刑廳對兄下石。世途可畏，一至於此！”聞生聽了，呆了半日，口中嗟歎不已道：“這事如何是好？”王楚蘭見他如此，便道：“古人云：不遇盤根錯節，不足以見利器。你我既已讀書，偶然考壞，何足介意？縱使自己文章考壞，古人季人因貧、孟明三敗，尚不可以成敗論英雄，況此無妄之禍。兄向來豪爽，今日為何沾沾作此世俗之態？”

聞生道：“兄有所不知，這一頂頭巾，豈在小弟心上？只是此時正有求於老方，見他如此怨小弟，恐此事難成，所以咨嗟，為有道所笑。”王楚蘭便道：“兄尚有何事要求老方？”聞生道：“知己骨肉，正要與兄商量。”就把賈有道如何設計，江中如何遇著柳絲說明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因說道：“小弟如今正要回去見富子周，因失了盤費，所以進退兩難。”王楚蘭道：“原來有許多委曲！我聞得方古庵點了山東巡按，此時已將到任。他既如此錯怪吾兄，一時也難說明。況且試期將近，兄就回到家中，富子周也不能同兄到山東。依小弟之意，如今世上的人所重的是功名，兄不如去與令母舅商量，援例北雍，待秋闈戰勝時，去與富子周一講，再無不妥。兄此時皇皇道路，恐終無濟於事。”聞生道：“仁兄之言，開我茅塞，小弟如在夢中，得吾兄喚醒。只是家母舅久等不至，恐已過去；小弟又失去盤費，不能前往，奈何？”王楚蘭道：“朋友通財，古人皆然，況你我異姓骨肉！納監之資，尚且小弟料理，只是一時不能措處。些須盤費，何須仁兄為念！但是此去路途尚遙，兄從來未曾出門，小弟放心不下。讓小弟托敝相知覓一隻客船，兄附了去方好。”聞生道：“如此更感！”

次日，王楚蘭果然為他尋了一隻船，贈了他數十金盤費，送他上船。聞生就寫了一封家書寄與父母，又寫一書與富子周，細說賈有道設計，並要求親之事。叮嚀道：“兄見子周，先將此事代小弟細細一言。”王楚蘭道：“不須囑咐。兄凡事保重，小弟明日也就歸了。”二人執手，依依不忍分別。聞生就口佔一律送他道：

同作天涯客，那堪又別離。
故人憐我去，把酒更題詩。
淚折新楊柳，愁聽舊竹枝。
月明千里共，只此慰離思。
王楚蘭也和了一首。二人灑淚而別。

聞生開了舡，一路觸景傷懷。此時正是六月初旬，一輪赤日當頭，兩岸蟬聲不絕，聞生在舟中納悶。行了十余日，到了濟南。聞生上了岸，竟到府前問：“新老爺幾時到任的？”府前人答道：“俺這裏太爺還沒到任哩，接的纔去。”聞生聽了十分不樂，想道：“不知在何處耽誤？”既到此處，只得尋一客店歇下。又怕受店主人氣，只說姓胡，是新太爺的親侄子。住了幾日，還不見來。天色又十分炎熱，心中焦燥，走出門前一看，只見一個老者坐在一塊青石上，同店主人講話。聞生也沒心聽他，只見一株大槐樹可以納涼，他也坐在下面。看那個老者，生得：

鬚髮半蒼，年紀在五旬之外；形容清古，舉止似有道之人。頭帶鬚子方巾，積有灰塵半寸；身穿葛布道袍，搭著補丁數重。恍似村中學究，儼然市上卜流。

聞生看他衣裳破損，卻相貌清奇，又聽見他問他店主人道：“新太爺三月間推陞，此時為何還不到任？如今掌印的是誰？做官可好麼？”聞生見他說著太爺，也不等店主人回答，便問道：“先生曉得幾時到任？”那老者見聞生問他，便把聞生仔細一看，說道：“不知幾時。”因問道：“兄不是本處人麼？”聞生道：“敝處江南。細聽先生聲音，也不似本處。”老者道：“原籍也是下路。向來寄跡京師。看兄如此青年，到此何幹？”聞生正要回答，店主人就接口道：“這位是新太爺親侄，是個貴人，在此候太爺的。”老者道：“原來如此，失敬了。”正攀話間，燕喜來請聞生喫飯。聞生立起身道：“既在同寓，少刻再來領教。”就走進店去。

你說那老者是誰？就是方古庵。他是山東代巡，所以裝做卜士在此私行。見了聞生，暗想道：“好個少年！卻又舉止文雅。”聽說是新太爺侄兒，便想道：“胡敬庵尚未到任，怎麼就叫侄子住在外面？分明招攬事，讓我慢慢問他。”就坐在院子裏。

過了一會，只見聞生下來，方公道：“胡兄請坐！旅中無事，閑談一談何如？”聞生欣然坐下，就問道：“先生尊姓？貴鄉何處？”方公道：“學生姓阮，賤號通源，少年讀書，近來賣卜。”聞生道：“觀先生道貌，定是伊尹、君平之流。尊上有幾種疑事，煩為卜之。”

決。”方公道：“晚了，明日虔誠為卜，固彼此論此處理。”方公見聞生言詞清爽，議論生風，心下有幾分稱異。聞生見方公精於《易》理，亦十分敬服。

正論到得意處，燕喜又來請聞生喫晚飯，聞生便道：“寓中便酒，不知可借此屈先生一談否？”方公也欣然道：“只是有擾不當。”便同上樓來。見聞生案頭清楚，桌上擺著幾冊詩集，便問道：“兄還是在癢，還是在監？”聞生道：“敝癢吳縣。”方公道：“聞得令叔是金陵人，兄為何進在姑蘇？”聞生不好說出真情，便推詞道：“學生不與家叔同居，寄籍吳門。”

二人相對飲酒，方公心下想道：“此生相貌言詞都十分好了，但未知其實學如何？自己裝做卜士，又不好要他詩文看。”信手翻他的書籍，只見一部詩稿，拿起一看，見是古吳聞友相如著。方公因有宿氣，便問道：“這是貴相公麼？”聞生道：“正是敝友之作。”方公道：“此生之才何如？”聞生道：“雖不可竟言才子，然求之當世，亦不可多得。先生試看一二，以為何如？”方公展開看了幾首，不覺贊道：“果然做得好，大有王、孟風味！但是文人因雖要才，畢竟以行為主，若有才無行，也就不足稱了。”聞生道：“有才無行乃文人通病，獨敝友不然。只是為人磊落不羈，所以往往不容於世俗。”

方公笑了一笑（闕）聞生道：“前日途中有幾首拙作，只恐獻醜。”便拿出一本旅草來，展開一看，其中也有文，也有詩，都是登臨吊古之作。方公看得半頃，便連聲稱妙說：“兄的大作更勝聞生數倍！”聞生笑道：“不及敝友多矣，不過旅中亂道。”說話之間，酒已喫了三、四斤。聞生還要拿酒，方公道：“酒已多了，不喫罷。”就立起身道：“多擾！尊作借去一看，明日奉還。”聞生道：“下裏巴人，恐見笑大方。”方公道：“豈敢。”二人就拱手而別。

方公回到房中，心下想道：“此生舉止儒雅，甚是可人。”就把他的旅草燈下細細觀看。看了一遍，便擊節歎賞道：“奇才，奇才！”直看至二鼓，心下十分愛慕道：“真是奇士，吾目中僅見此一人，但不知曾娶否？若是未娶，我將芳芸招他為婿。且等他明日教我起課時，我再細細問他。”

到了次日，聞生起來，問到方公房中。二人相見坐下，方公道：“昨晚細讀佳章，如睹夜光。學生雖不知其中深意，但竟不忍釋手。昔白樂天之作，必使老嫗盡醉，正先生今日之謂也。”聞生道：“俚鄙之語，過蒙先生賞鑒，殊為慚愧。”因說道：“有幾件事要求先生一決。”

方公就焚起香來，聞生暗暗禱祝，只見頭一卦是“水火未濟”，第二卦是“火地晉”，第三卦是“風火家人”。方公問道：“第一卦是何事？”聞生道：“問一個舍親幾時到。”方公心裏暗想：“斷是問胡敬庵了。”就問道：“這個令親可是貴人？”聞生道：“是。”方公就斷道：“未濟終須濟，貴人臨月辰，五日內準到。第二卦是何事？”聞生道：“功名。”方公道：“文書發動。該去納監，官鬼持世，又是金官，秋天正旺。今年秋天，斷然高發。第三卦是何事？”聞生道：“婚姻事。”方公便道：“兄還未娶麼？”聞生道：“正是。”方公暗想道：“如此佳婿，豈可當面錯過！我不如借課與他訂了。”便道：“這一課有些奇怪。依課斷來，兄該有個奇遇，是個絕世佳人。”聞生道：“果然有一位絕世佳人，但不知緣法何如？”方公道：“可有人家麼？”聞生道：“我意中雖有一家，但未知他家肯否。”方公道：“據這個課該他來尋你，不是你去尋他。目下六、七月間，就該有一信，是一位絕世佳人，萬萬不可錯過。”聞生問道：“該在哪一方？”方公向指頭上一掄，說道：“該在東南，卻在此處有信，又是一個貴官。但在六月間有人來求，就應他便了。”聞生似信不信的收了課帖，意思要送他課金，又不好出手。方公窺知其意，笑道：“學生祖居樂中，一向浪游京師，偶慕泰岱之勝，所以到此。遇兄逆旅知己，幸勿以卜士相待；或見惠數見，次為後日相見之期，則不啻百兩之賜矣。”聞生欣然，就叫燕喜拿一把扇來，對方公當面題道：

落魄青齊道，逢君話所思。

屈生原有怨，詹尹豈無知。

風雅稱詩伯，文章更我詩。

天涯回首處，春草當相期。

上面寫道：“奉贈通源先生，古吳胡朋拜草。”方公見他一揮而就，筆不加點，心下愈加愛慕，連聲贊道：“如此佳句，又如此敏捷，雖子建七步，不能過也。春草之間，學生自有賤冗，兄又是看花上苑之時，明年七、八月間，當到吳門奉訪，未知尊居住在何處？”聞生道：“在胥門內，門前有幾株柳樹，一問就知。”二人說得投機，又盤桓了一日。方公恐怕久住不便，便別聞生道：“逆旅之中得遇仁兄，本當在此奉陪，但有些賤冗，要往青州去，今日就要別了。”聞生道：“正欲朝夕領教，不意就要分手。”彼此都有依依不忍之意。晚間，聞生備酒與方公餞別，二人席上談今說古，直飲到三鼓方散。

次日，聞生送方公去了，回來想道：“看他象個卜士，想是個出世的高人。不知他課準不準。”正在那裏思想，只見店主人進來，向聞生道：“相公恭喜，太爺後日到任。”聞生聽了大喜，道：“可是真麼？”店主人道：“人人都如此說，怎麼不真。”因說道：“小的們在外邊苦楚，相公若到衙裏，千萬說個方便。”聞生道：“這個容易。”因想道：“通源的課好靈！他說不出五日，果然恰恰五日。既是頭一課靈，第二、第三自然都是靈的了。”心下有幾分歡喜，要收拾去見母舅。未知聞生見了母舅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